

清代储欣、姚鼐《诗经》评点二种述略*

张 洪 海

笔者新见清代储欣及姚鼐分别手批的二种《诗经》评点本,虽未见任何官私书目著录,却堪称清代《诗经》评点中的翘楚。

一、储欣批点本《诗集传》

储欣的《诗经》评点为手批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查各种官私综合性书目及《诗经》类专门书目均未见著录。此本以崇祯十四年毛氏汲古阁所刻《诗集传》为底本,加朱笔手批圈点。此书正文之前目录缺失,正文首页钤有“高氏吹万楼所藏善本书”、“葩经至宝”、“瀚海珍藏”、“梅花庵所藏书画印”、“汪鱼亭藏板书”等藏书章。版高17.6厘米,宽27厘米,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圈点全以朱笔为之。圈点方式有点有圈;圈有圆圈、三角圈,而后者较少。评的方式有眉批、旁批,而以眉批数量居多。批语共计1410条,其中眉批均针对《诗经》经文而发,旁批则有针对经文的,也有针对朱熹注文的。卷首空白页有署名莲友的题识(图见封二),记载了自己得到此书和收藏此书的情况,兹录于下:

《诗经》储批四册,此胡文恪公家藏本也。闻五经俱全,惟此经有两部。戊子秋,承又山公曾孙名如渊,与余交最善,赠礼得此,如获至宝,不胜爱惜而珍赏之,因识其原委如是。莲友。

“莲友”其人,今难以查考,不知为谁。此段题识之侧另有浮签一纸,夹在叶中,其上也有一款署名吹万居士的题识(图见封二),对莲友题识和收藏过程中所钤印章的名号作了鉴定。题识云:

按,胡文恪当为胡高望,汪鱼亭则为汪宪千陂振绮堂主人也。梅花庵不知何人。庚辰四月十九日得诸朱君惠泉手,价卅元。吹万居士记。

“吹万居士”即清末南社耆宿、著名藏书家高燮。从这两条题识可知,此书原系乾隆朝榜眼胡高望家藏本,后辗转流传,最后由吹万居士高燮从朱惠泉手购得。后高氏吹万楼藏书大量流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此书即其一也。复旦大学图书馆此书目录卡片上所署“储欣批点”,系从高氏吹万楼图书目录转抄而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评点史”(批准号:11CZW021)的阶段性成果。

高氏由何得知此书为储欣批点,已不得而知。

储欣(1631-1706),字同人,清宜兴(今属江苏)人。博通经史,早岁以制艺负东南时望,年六十,始领康熙乡荐。一试礼部不遇,遂杜门著书,及门弟子多有显达者。储欣以散文见长,有《在陆草堂集》。曾选评《唐宋八大家类选》,在此基础上,又增加唐代李翱、孙樵二家散文,加以选评,名《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风行海内。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即以此二书为蓝本,重加改订,有些地方仍引用储欣评语。其评点《诗经》的著作则未见著录。

本书评点有与钟惺第一次评点《诗经》内容相同的评语若干条,可断为储氏对于钟惺评点的转录。还有少许评语与乾隆年间陈继揆所著《读风臆补》相同,情况则较为复杂。如:

(储本旁批)如此突兀,值得一惊。(陈本眉批)第二句突兀,值得一惊。(《旄丘》“何诞之节兮”。)

(储本旁批)八字《北风图》。(陈本眉批)八字《北风图》。(《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储本旁批)以宽绰戏谑写道学,此诀无人晓得。如此用意,发人多少聪明。(陈本眉批)以“宽绰”、“戏谑”写道学,此诀无人晓得,发人多少聪明。(《淇奥》)

(储本旁批)奇思妙绪,起灭无端。(陈本眉批)“谖草”二句,奇思妙绪,起灭无端。(《伯兮》)

(储本旁批)仪一之根。(陈本眉批)仪一之本。(《鸛鸣》“鸛鸣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由于储欣所处时代远较陈继揆为早,而陈氏《读风臆补例言》中所列参考书籍,并没有储欣之作,因此大致可断定这些雷同评语系转引自相同之他书。之所以这样判断,还因为二书的评点中也有明确标明录自同一出处的。如:

(陈本眉批)巾幗中有须眉。辛宪英云: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唯仁恕乎?千载有两。(储本旁批)真大学问老世故。辛宪英云: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千载有两。(《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此处二人的评语中都标明了“辛宪英云”的字样,出处相同自不待言。综观全书,除极少一部分评语系转录自他处之外,其他都属于储氏原创。

观全书评点,可发现储欣对于汉宋《诗经》学不专主一家,比较灵活。他以《诗集传》为底本进行评点,也可说明他对于朱传较为看重。而其中对于朱传的纠正则证明他在《诗经》的研究上兼取汉宋两派,并不盲信朱传,属于为数甚多的调和派。比如他会在有朱传的上方天头处把那些与朱传意见不同的《小序》或《郑笺》的内容录出,以示区别。例如《菁菁者莪》第一章之后朱熹有阐述诗旨的一段话,云:“此亦燕饮宾客之诗,言菁菁者莪,则在彼中阿矣。既见君子,则我心喜乐而有礼仪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仪之盛也。”储氏

大概认为此说还不全面，就在此处天头上录出《小序》的内容，以资补充：《序》云：“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有时也有明显欣赏《朱传》的迹象。如《鹤鸣》首章，《朱传》解说云：

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萐”，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死者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

储氏对此大加赞赏云：“此诗读《朱传》意味无穷，汉唐诸儒皆不得解。”虽然用语有夸张之处，但朱熹的解说也的确精彩。朱熹成功地借助诗句发挥了他的理学观念，而且含有辩证法的朴素思想，显示了古诗阐释空间的伸缩性，因此也就难怪储欣对此倍加推崇了。我们透过储氏的指点，反观朱熹的观点，就能更容易理解《朱传》此处的思想性，进而更加叹服《诗经》的魅力。对于朱熹动辄以淫奔加诸诗的做法，储氏则强烈反感。如：

《序》云：“思君子也”。“不寔故”者，柳下惠云：“何必去父母之邦？”孔子去鲁，迟迟吾行。又云：“‘故’者，无失其为故。”皆此意也。硬坐以淫奸，有何趣味？（《郑风·遵大路》）

虽然他此处同意《序》的解释也非明智，但对于朱熹的解题明显不满意。又如：

《序》云：“思君子也。”此诗笔墨间毫无妖气，而硬坐以淫奔。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或可容居间人解释讨饶否？（《郑风·风雨》）

这种说法就较为激烈了。他从笔墨间即行文中判断诗意并无朱熹所谓“淫奔”，这种依据本文解诗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而可贵的。

储欣对于毛、郑观点虽然也多有采纳，但对于其中不准确的地方也多有否定。如《角弓》一诗有“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句，《朱传》解曰：“言其但知谗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如老马惫矣，而反自以为驹，不顾其后，将有不胜任之患也。”联系上下文来看，这种解释是比较客观的。但毛、郑解说却大相径庭，储氏批语于是在天头摘录进行比较。

毛公解“老马”句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郑云：“幽王侮慢老人如幼稚，不自顾念。后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将然。”朱昂、周翰同在禁林，为少年所侮，昂曰：“莫侮我，我亦终留与君。”正此说也。

此处明显以幽王时政比附，失之牵强。因此在诗句旁特加旁批：“如毛解甚鲜。”明显反对毛、郑观点。

储评对于诗篇尤其是较长的诗篇喜欢分析其行文结构，而且有些分析确实言简意明，使读者面对长而难懂的上古之诗豁然开朗。如《韩奕》一篇的眉评：

首章、二章入觐受命，正文三章出餞，其事已毕，忽展波澜作娶妻二章，奇丽无匹。古人文字不肯寥寂如此。末章收归贻责，仍入正文作结也。如此，既理清了本诗的结构，又对这一结构形式进行了评价。孙月峰评本此处

评曰：“大体闲壮，然细玩更自清妙。”相比之下，觉储评更具体形象，于读者也更加有益。

储评中比较多的还是对于诗句的赏析式点评，这种点评多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或者赞叹的口气，使人能够觉察到评点者对于所评诗句的喜爱之情。如《韩奕》中韩侯娶妻一段，诗云：“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储氏于旁批曰：“诗亦如火如荼，烂如云锦。”只此一句，就把诗歌用词造句的热烈，以及风格的绚烂形容出来。还有大量的赏析式评点，除了对《诗经》内容进行评论之外，尤其关注对具体细微的艺术手法及语言运用的分析。其中有对用字炼字的分析，如：“何等大雅，‘友’字亦新甚？”有对句法的分析，如：“‘我姑’句，加一倍写法。（《卷耳》）”也有对结构的点明，如：“忽作问答语结。二句笔势奇绝。（《采蘋》）”还有对章法的评点，如：“首章将采而未有之词；二章方采而其所之词；三章既采而收归之词。通篇绘出一‘乐’字，读之悠然神往。（《芣苢》，图见封二）”更有对全篇总的评价，如：“（储眉）通篇皆预必之词，致由花而实、而叶，略有次第。（《桃夭》）”这些批语虽有琐碎之嫌，但其文学取向的意图，却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诗经》的艺术成就，储欣评语虽时有拔高之嫌，但也不乏持平之论；对于《诗经》的不足处往往偶尔道及，并不一味迷信。如《南山有台》第四章之旁批：“复而不厌者，诗也。然如此篇颇畏其冗，变换数句，亦无大意味。”此说不无道理。《诗经》中的重章叠唱，本有其结构上的优点，给人以一唱三叹、回环曲折之感，但以两章或三章相叠为宜，像《南山有台》多至五叠，只改变个别字词，诗意并未递进，的确是繁冗了一些。对于这种缺点，储氏于《鳧鷖》首章旁批又一次作了说明：“此系圣经，本不敢妄言。窃谓《三百篇》中亦有应酬人事之作，如此诗及《南山有台》，语复意不多，实难识其佳处。”指出《诗经》中也存在应酬无聊的作品，这比前一条批评显然更重了些。这种敢于怀疑经典的言辞，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在崇尚四书五经之风气极盛的清代前期还是非常可贵的。

储欣既以文章家之身份涉足《诗经》评点，其价值取向及关注点自异于一般经师之《诗经》注疏，而颇迥于近世之文学观念。加之储欣早年以制艺文章名闻江南，则其于诗之结构的重视更是显而易见。储欣评点《诗经》，上承明末孙月峰、钟惺、戴君恩，下启牛运震、姚鼐，在《诗经》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向流程中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而其自身的文学批评价值，也不容漠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阐释。

二、姚鼐《诗经读本》

《诗经读本》，不分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查各种官私综合性书目及《诗经》类专门书目均未见著录。此本无序、跋、题识等说明性文字，暂不能判断具体成书时间。扉页题名“诗经读本”，无作者署名。此书经文和评点均为手写，诗之正文以墨笔抄写，用朱笔圈点，批语则全为朱笔眉批，共计310条。上海图

书馆目录卡片定此书作者为“刘海峰”，而经笔者查考，作者应为姚鼐。

“海峰”系刘大櫟之号。刘大櫟（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著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及《论文偶记》，并编选有《八家文钞》、《七律正宗》、《历朝诗约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姚鼐评点过的书籍很多，包括《易经》、《毛诗故训传》、《周礼》、《礼记》、《左传》、《大戴记》、《秦板九经》、《庄子》、《扬子法言》、《李注文选》、《唐贤三昧集》、《五七言今体诗钞》、《古诗笺》、《黄山谷全集》、《归震川文》等。

《诗经读本》的作者并非刘大櫟的一个证据是，民国吴闿生汇辑的《诗经》评点本（此书由民国都门印书馆铅印发行，较为常见）所录刘海峰的批语无一条与《诗经读本》的批语相同。吴闿生乃桐城文人吴汝纶之子，系桐城一派，所录刘海峰批语当为有据。

之所以定《诗经读本》作者为姚鼐，证据之一为，乾隆年间徐与乔所编《增订诗经辑评》一书中录有一部分姚氏的评语，和抄本《诗经读本》上的批语基本相同。如：《有狐》一篇的眉批：

（读本眉批）“无裳”、“无带”、“无服”者之子耳，亦得预彼事而代为之忧，因其言而探其所不言，风人之情得矣。

（辑评眉批）姚氏曰：之子自“无裳”、“无带”、“无服”，何预伊事？而彼为之忧。因其言而探其所不言，而风人之情得矣。

证据之二为，友人李兆禄先生发现了一本清嘉庆二十一年周氏刊行的《毛郑诗》，内有转录批语若干，与《诗经读本》批语基本相同。而此书版记旁有两行题识，云“姚惜抱先生圈点本，光绪乙亥，借新城黄襄男本录一过”。此处明确提到姚惜抱圈点及过录所据，当属可靠。

《诗经读本》批语都是文学性批评，间有少量训诂。如对《七月》的评点：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眉批：诗通首只采桑一事写得春有气、日有影、鸟有声、器有姿、路有径、叶有态、女有情，所谓诗中画，画中诗也。）

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眉批：起四句一气通下，势如奔涛声。一句写草，一句写虫，一句写禾，一句写树。而草又有实，虫又有声，禾又有人，树又有风，皆一一传到，真化工也。）

这样的评点对于读者更深切地理解诗句是有帮助的。另外，《诗经读本》批语中多采用以诗评《诗》的方法，如：

唐人“想得家中夜深坐”，即“妇叹于室”意。（《东山》）

杜诗“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深得此诗之旨。（《鹿鸣》）

书中批语还采用了形象化的语言，对仗的修辞，化枯燥为生动，真有点铁

成金之妙。如：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眉批：雪飞雨暗，忽然花媚莺啼。铁马金戈，暮见娉婷猗傩。从来叙名将赫赫之烈，带出美人欸欸之情。笔墨之妙，令人不测。）

连用六种意象，两两反衬，鲜明有趣；间用隔句对偶，双双对比，工整流丽。这样的语言，简直像从骈赋中摘出的佳句一般，具有文学的美感。另外，姚氏对于诗的风格总结尤为用力，此类批语不在少数。如：

首章“汉广”四句写严肃之概，当急读重读，后二章“汉广”四句是咏叹之神，当缓读轻读。（《汉广》）

上用五个“于以”赶下，而以“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收住，截然而止，不啻“群山万壑赴荆门”也。（《采蘋》）

每章各上六句将车马兵甲写得如此绚烂，苏氏织锦有此色泽否？（《小戎》）

“吁嗟”一顿，“麟兮”句接得飘忽，又极郑重，中用“吁嗟”一声，纤徐之妙。（《麟之趾》）

咏叹淫佚，意味无穷。（《常棣》）

综观以上五例，可知姚氏于诗的风格，多以人之气质感官为其介质。此五例即分别以“神”、“气”、“色”、“声”、“味”解诗，所谓“咏叹之神”、“不啻‘群山万壑赴荆门’”、“绚烂”、“色泽”、“吁嗟”、“纤徐”、“意味无穷”，分别概括之，无非“神”、“气”、“色”、“声”、“味”的具体化用。

姚氏的评点，还多有疏通文意者，使隐者显，令晦者明，经他一点，省略处变得意思完整，中断处看出承转有脉。如《秦风》之《权舆》一篇中的评点：

於我乎（姚眉：首句藏“始”字在内），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于嗟乎，不承权舆。

此诗本意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住着宽敞的大房子，到如今却连食物也没有节馀。可叹啊！不能像一开始一样。但是从原诗句子中却看不出对于一开始这一时间状语的交代，显得文意缺乏逻辑性，而经此处批语略一点逗，指出首句暗含一时间状语（“始”字），全章逻辑就顺畅多了。句子成分的省略和顺序调整大概是诗歌为了行文方便和形式美的缘故而特意如此，但对于一般欣赏者来说就有一定理解上的难度，显得不够顺畅，正如杜甫《秋兴》八首句法多变，没有专家的解读并指出其句式的特点的话，一般读者是不容易把握的。因此，姚氏的这种点醒是必要的。

总之，姚鼐以古文名家而评点《诗经》，于其中显示出相当强的文学感悟力、鉴赏力和艺术表现力，并不遗余力地将其传与他人，不啻为读诗者的良师益友。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